



留白

人海中·著

留白，一个美丽、纤弱的女子，面对爱情的混乱，她会如何抉择？甜蜜的爱情与家族联姻会结出丰硕的硕果吗？灰姑娘与王子的童话，能在现实生活中上演吗？

朝华出版社

白日夢

人海中·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再版编目(CIP)数据

留白 / 人海中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054-1811-0

I. 留… II. 人…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7987 号

留 白

作 者 人海中

策划编辑 王 磊

责任编辑 赵 明

特约编辑 曹爱云

责任印制 赵 岭

封面设计 门乃婷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433188 (总编室) 68433141 (编辑部)

(010) 68413840 68433213 (发行部)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广益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81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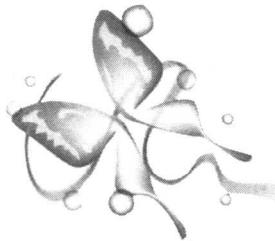
印 张 7.75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18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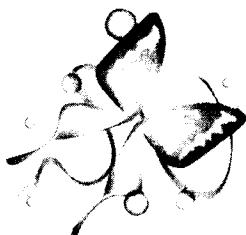
定 价 21.80 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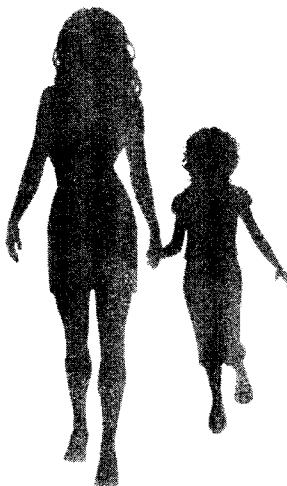


离婚	1
初识楚承	7
再次开始约会	16
不安的热恋	33
决定出国旅游	41
愉快的旅途	48
机场闹剧	54
摊牌	60
差距	66
初遇肖	70
感受差距之痛	73
再遇肖	82
痛并爱着	86
真相	90
相对已千里	100
肖出现的真意	105
心痛的决定	110
四人相遇	116



留白

123	楚承终于要订婚了
127	曾经的幸福
135	楚承和肖
140	终究还是受伤了
146	初识贵妃娘娘
150	无边的爱
157	楚承要独立
166	承载希望的北京之行
177	又见贵妃娘娘
183	最美的一天
187	陷入恐惧
191	依靠肖
199	决裂
207	家族恩怨
211	绝望的分手
217	肖的坚持
221	尾声
224	番外





“婚姻就是自己的小孩，病得快死了都要救。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是一条捡来的流浪狗，有了一点问题就会立刻丢弃。你怕什么，让自己快乐一点，熬过这一段，你们照样天长地久。”压低的声音通过电话传到那一头，我尽职尽责地抓紧话筒，继续这超过一小时的远距离安慰。电话那头的声音仍旧哽咽着，但是比起提起时的痛不欲生，明显舒缓不少。明慧是我多年的好友，十多年的情谊。结婚五载，那个男人是她父母千挑万选的结果。现在为了新欢，向她提出离婚，她半夜哭诉，我当然义不容辞。离婚，我冷笑一声，离婚是这么容易的吗？追求快乐是人之常情，谁都可以理解，但是少有智者在快乐的时候，会预料到未来的痛苦凄凉。那个蠢男人，他会后悔的。

“留白，只有你是这么劝我的，其他人都让我立刻与他离婚，叫他两手空空地滚出去。只有你。”

“她们懂什么是离婚？别去理睬。”

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说：“留白，你会不会恨我们，当年一起劝你离婚？是不是这一年，你过得很辛苦？”

我一时沉默，不知怎么作答。然后想起明慧还等在那一端，

“不会，我们的情况不同。我现在过得不错，你不用担心。太晚了，我去看一看茉莉，你也早点睡吧。”

搁上电话，我再也睡不着，起身走到女儿的房间，坐到她的床边。黑暗中只听到她均匀的细细的呼吸声，雪白的小手伸在被子外，这是我的茉莉。当初不顾所有人的不理解，苦苦留下的茉莉。我与默然十三岁便相识，大学里接受他的追求，三年恋爱，四年婚姻。多少人羡慕我们青梅竹马，修成正果。他曾经是我最大的依靠，带给我无限的幸福。突然有一天，他表情痛苦地对我告知，“留白，我已经不再爱你了，我对你已经没有感觉了。我们离婚吧。”

我过去的岁月，即时崩塌。不是没有哭过痛过，坐在窗前看他驾车决然离去，彻夜不能合上双眼。直到有一天茉莉爬到身边，抓着我的手说：“妈妈，不用再看了，爸爸不会再回来了。”终于被当头棒喝，把过去一笔勾销，从头来过。所以茉莉，亲爱的，我握住她柔软的小手，是你救了我。

第二天一早，准时起床，开车上班。昨晚没有睡好，对着镜子，看着自己浮肿的眼睛，轻轻叹息。才二十八岁，怎么感觉自己已经内心苍老。昨晚与明慧说了那么久，两个人，竟没有一个提到爱。现代人的婚姻关系，牵涉到爱情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吧。只有当年的自己，如痴如狂地陷入自以为是的爱里。只为了与他相守，什么都没有考虑。与父亲冷战两年，不顾所有人跌破眼镜，嫁给默然那个穷小子。结婚时，家徒四壁，什么都是靠自己燕子衔泥般双手挣回来的。默然对我，一开始不是不用心的。婚后一年，茉莉便出生，他努力地工作，买下舒适的房子，完成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一开始只是能与他每日相守；后来变成能有满室阳光的属于自己的房子；再后来，是能够放弃枯燥无味的工作，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看，女人，多么地贪得无厌，得陇望蜀。人心的欲望，永无止境。二十六岁，我实现自己所有的梦想，放弃工作，拥有一家满屋阳光的小书店。从小痴迷阅读的我，可以在四壁的图书中闲散地从早看到晚。回到家，是自己最爱的男人和女儿。默然不是不优秀的，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女人羡慕着我。那时我的 MSN，叫做心想事成。现在回想，简直是愚蠢至极。这世上若有心想事成，那走到这一步以后，接下来就一定是万劫不复了。

现在的我，重拾教职。清晨出门，每周健身两次，周末与朋友喝下午茶逛街。每天在学校与小朋友们忙忙碌碌，回家看到粉团般的茉莉扑过来，身心还是愉快的。只要不去想每天半夜醒来时，突然袭来的无限空虚寂寞。没关系，留白，我每天早上都对自己这么说，你已经过得很好了。刚离婚时，多害怕自己再也回不到已经脱节的社会，没有负担生活的能力。虽然默然留下了房和车，但是他并不负担茉莉的生活费。可能是为了想看看这个已经被他养娇的小女人，如何逞强带大另一个娇小姐。他一定觉得，不出三个月，就会看到我哀求他的样子。你错了，默然。我对着镜子微笑，虽然这样很无聊，但我心里仍然小小地得意着。一年了，我们过得很好。

打开电脑，照例看到乔送过来的笑脸。做老师，不是不清闲的，没有课的时候，我会整日抱着笔记本看书。很多人有了经历会变，我也变得沉默寡言，每日挂着一个微笑来去，从来不谈论自己的私事。每个人员固定的地方，都是一个封闭的小小社会，你稍稍一个失言，便会满城风雨。就算这是一个拥有十二个年级，大得离谱的国际学校，也是一样。

“姐姐，怎么不说话？”乔的句子飞快地跳出来。



“姐姐在看书。”我微笑，虽然乔只比我小两岁，但是八〇后的女生，怎么就感觉与我这么遥远。我有点后悔在那个 Home Party 上给她留了联系方式。这是个会整天缠着你说话的女孩子，偏偏我是个少语的人。

“今天我堂哥从加拿大回来了，带回来一个很优秀的帅哥噢。我让他给我介绍。”

“嗯？你不是有男朋友了？你的西蒙怎么办？”

“姐姐，拜托你，现在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啊。这个男生真的很优秀，条件超好的，是企业家中的第二代。西蒙只不过自己办了个小公司，怎么比啊。”

我无语，然后继续微笑。她说得对，不趁韶华正好的时候为自己打算，难道要等到人老珠黄时？回想以前的我，跟她相比，更显得蠢笨不堪。

“那你加油吧。我下了。”我没有任何意见。

“哎呀，不要走啦！今天晚上我们去酒吧，你一起来好不好？”

“不好，晚上我要陪女儿。”

“好啦，干吗整天闷在家里？！你这么漂亮，在家没人看到没人追啦。”

我瞠目，刚离婚的时候，还搞不清楚状况，以为自己与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过了一年了，如果还不知道自己与那些未婚女孩有啥区别，那我就不是笨，是猪了。再也不想看到那些刻意亲近的男人，知道真相后退避三舍的表情。这些我已经经历过，不需要再来一次。默然留给我的教训是，爱情绝没有天长地久。我也不需要为了生计，去委屈自己。所以，感情的事情，够了。

“上次你和我们一起吃饭，西蒙的朋友后来都有问起你噢。姐姐，你这么神秘的一个美人，很受欢迎的。”



“你有没有告诉他们茉莉的事情？”

“没有啊，这个有必要吗？”乔在那边犹自天真。

“呵呵，下次吧。”我结束谈话，然后安心看书。没关系，留白，你的人生已经很好了。我对自己再说一遍。然后再一次感觉心情平静，窗外阳光正好，想去喝杯下午茶的天气。下午没课，溜走吧。

一周后就是暑假，为什么选择做老师，就是因为这一年的两个长假。我可以和茉莉，同时享受。一起懒觉到日上三竿，然后窝在床上看卡通。我父母也过来一起住，老老少少，满屋子人气旺旺的。房子不大有不大的好处，我们很知足。下午在搜索泰国的自由行，计划一个人到那里去待一个星期，都说那是一个人心容易得到满足的国家，我很期待。

“真的要一个人去？”妈妈的脸探到屏幕前。

“找伴很麻烦，而且我们学校的外教说了，那里很安全的。他一个人在那儿待了两个多月，到处跑，认识很多新朋友，什么事都没有。”

“人家是男人。”她的语气有点加重了，“妈妈知道你和默然分手心情不好。可是都一年了，你没有想过要考虑自己的事情吗？”

又来？我心里呻吟。恰好这个时候手机响起，我立刻接起来，对妈妈笑一下，走出房间。电话那头，乔的声音有点急促。

“姐姐，江湖救急啦。”

“怎么了？”我呵呵笑，这时候听到她的声音，倒真的不是不愉快的。

“我哥哥安排我和他朋友认识，我们在逛街。可是西蒙不停打电话给我，我说我在和你逛街，他不信，现在他要过来见我。姐



留
白

姐,你快来救我。”

我骇笑,“你把我拿出来当挡箭牌? 你哥哥的朋友是谁啊?”

“你忘啦,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超优的企业家第二代啊。你先过来好不好,等下西蒙到了,我就说是大家一起出来逛的。”

的确是江湖救急,我点点头。这个小家伙,好像有点惊慌失措的味道了,“你在哪里? 我马上来。”

“我们在连卡佛,快噢,姐姐。西蒙说开完会就过来,最多还有一个钟头。”

我合上电话,看到妈妈站在身后,“妈,我出去和朋友逛街,晚饭不要等我。”看到她露出稍稍欣慰的笑容,我有点无奈。



初识楚承

把车停到小巷，打车到连卡佛，远远看到乔在门口对我招手。“留白，你怎么才来，我们等好久。”我微微一笑，看到她身边站着的男生，对他点头。

“这是弗兰克，刚从加拿大回来。这是留白，我的好朋友哦。”
乔立刻介绍。我拧起眉头，小声说：“没有中文名字吗？”

“我叫楚承。”他的声音，带点南方口音，很干净的嗓子。我抬起头，看清他的脸，一张典型的南方人的脸，眼神清澈，薄薄的嘴唇，有点孩子气的五官。但是它们的主人，一定是长期刻意想让自己看上去成熟一些，所以脸上的线条显得有些平直。他正看着我，眼神淡淡的。我低下头，看着他的手——修长而白净。养尊处优！这是浮现在我脑海里的第一个词，这是个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原谅我的刻薄，离开我前夫，从舒适的家庭中回到社会，带着女儿重头开始，我面对一个陌生人时，已经习惯跳过服饰外表，直接观察他们的手和鞋了，这些更能让我精准地判断一个人的生活背景。说到鞋，我又低下头，他穿着一双白色的休闲鞋，很运动，打着简洁的黑色饰带。我又抿唇微笑，这是在上海极少能见到的。这个男生，对自己一定评价甚高，如果他还有一些小小的自恋，我也不

会意外的。

“我们还继续逛街吗？”乔的声音有点刻意的兴高采烈。我敏感地察觉到她的不悦，啊，这个男生对她不来电。乔是那种一直对自己评价甚高的女孩子，青春逼人的乔，被怠慢了，当然不高兴。看来我的角色，今天很不讨好。

“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下，等西蒙过来吧。我是很懒的人，不喜欢走动。”实话实说。我一直是个闲散到极点的人，喜欢坐着多过站着，喜欢躺着多过坐着。如果有可能，我现在的梦想是化身整日沐浴在阳光下睡懒觉的猫。

“这里有葡京，我们去喝下午茶。”乔附和，那个叫楚承的男生，从头至尾就不出声。只是跟着走。走回连卡佛，我在清凉的冷气中舒服地叹了口气，然后看到葡京门口排着的长队。皱眉。

“要等吗？我们还是去人少些的地方吧。”终于听到他开口说话，我如蒙大赦，转头朝隔壁那家看上去清静许多的韩式烧烤走去。搞不懂为什么许多人喜欢人声鼎沸，喧闹嘈杂的餐厅，味道往往也不过如此。让我选择，人越少越好，越清静越好。我是那种，找到一个好地方就会去一辈子的人，而且自私到最好全世界只有我知道，并不想与其他人共享。

乔快走两步，在我耳边低语，“姐姐，这个人，好闷的”。我回头看到他不紧不慢地跟在我们两个后面，意态悠闲。

“才第一次见面，你就有结论了？要谈他，也等他不在吧。”我保持微笑，我现在最大的本事，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保持微笑。

“我说真的，你都不知道，这半天他说过的话就没超过十句。我第一次看到这么闷的男生，条件再好有什么用。”乔简直有些发狂。



我加紧脚步走进餐厅坐下，埋头于菜单中。对不起乔，不是我不想听你诉苦，但是你说的这些离我的生活实在太遥远，我给不了意见啦。

“我要生牛肉，可以了。”我合上菜单，意外地看到身边两双充满惊讶的眼睛。

“留白，你怎么吃生的，很恶心哎。”乔瞪着我。

“有什么问题吗？”我轮流瞪回去，“生牛肉是名菜，很多国家都有的。日本有，韩国有，西班牙还有一道马德里生牛肉色拉，很赞的。不知道这家如何，等下你们也尝尝。”

“咦……我才不吃。”乔露出娇态。

“不怕疯牛病吗？”楚承也开口了。

“美食当前，我不怕死的。”我露出万事不 care 的表情，“生又何欢，死又何苦。”今天我是来江湖救急的，不好好吃一顿，对不起我自己。服务生端上生牛肉，鲜红粉嫩的一盘，好像这家不错，就是量有些大。我最后看一眼他们的表情，放弃与他们分享的念头，自己捧过那个大盘子。

他们开始烧烤那些肉类，香味散开来。没人说话，三个人沉默半晌，到最后还是乔忍不住这气氛，开口提问：

“不喜欢国内的东西吗？为什么今天什么都没有买？”

“我想买国产的东西，可是今天看到的，全都是国外的品牌。这里难道不支持国货的吗？”楚承的声音有点无辜。

“噗！”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我差点把口中的牛肉喷出来。这个归国华侨太宝了吧，到连卡佛买国货。我转头看到乔和我同样莫名的表情，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火热的爱国之心这回事，我们低估海外华人的赤诚之心了。



留
白

“到连卡佛买国货，你来错地方了。”我搁下筷子，“不过这是上海，你到哪里，可能都会失望。”

“那算了。”他好像有点不悦，我低下头继续吃。

“很好吃吗？”他突然问我。

“很好吃啊，要试试吗？”我将盘子推过去一点。看到他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好像我是某种天外来客。突然生起促狭之心，“我没见过男生不敢吃这个的哦。”

他居然露出认真思索的表情，一脸为难，然后回答，“我真的不吃。”

太可爱了，我心里开始狂笑，乔怎么会觉得这个人闷。

说话间，乔的手机响起，西蒙终于到了。

“这么晚，我们都快吃完了。”乔有些嗔怪的意思。我在旁边看到西蒙擦汗，一直觉得这个男人可怜。今天看到他耸着两道蜡笔小新式的眉毛，一脸焦急地赶过来，突然觉得自己像在看一场闹剧。爱里从来没有平等，付出多些的那个，总是卑微地出现。能够找到一个势均力敌的爱人，那简直是人海茫茫，比中头彩还要难上百分。

“买了什么吗？”打过招呼，再打量过楚承之后，西蒙讨好地问。

“什么都没有呢，今天好闷。”

“要不我陪你再逛一下，让留白和她的朋友继续吃吧。”

“这样啊，留白，可以吗？”乔对我挤眼睛。

我在旁边微微一笑，这个西蒙，也不是不聪明的啊。罢了，今天江湖救急，我救到底了。大方地挥挥手，“你们先走吧，我们没问题的。是不是？”

这个男人，居然又露出深思的表情。我服了。

“那是乔的男友？”楚承终于开口了。我点头，不想与他就这



个问题多作讨论。

“我们吃完就散吧，我也饱了。”

“是不是上海女生都这样？”他好像没听见我在说什么，继续他的自言自语。

“上海女生都怎样？”我放下筷子，瞪着他。我听到过很多人谈论过对上海女生的评价，尤其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国际人，用词不外乎开放、现实、势力，喜欢找外国人。我听过最无耻的一个是这么说的，“上海女生让我感觉很 high。”今天这个家伙，又要发表什么高论？

“嗯——我是说，这么不在乎自己身边人的感受。既然她有男友，为什么还要有目的地认识其他人，如果说有了更好的选择，是不是之前的选择就可以放弃？还有，你现在的眼神有点凶。”他摊开手，有点无辜地看着我。

“很好，你是我见过，说话最坦白的国际友人。”我放下筷子，取纸巾抹嘴。

“我是中国人！”他的表情像是被冒犯了，“我从里到外，都是完完全全的中国人。”

“请问你的护照上，国籍还是中国吗？Show it to me.”我向他摊开手。

他沉默，好像遇到了棘手的问题。这个人！我一边招手叫人埋单，一边开口：“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相信全世界都有。不要因为你在[上海](#)遇到，就把它当做[上海](#)特色。我告诉你，就算这里是西伯利亚，只要有男人和女人，你就可能碰上相同的事情。”

“你呢？你是这样的吗？”他突然冒出一句。

“这个问题有必要回答吗？”我开始觉得没好气了，跟这个男生说话很伤脑。



他笑一下，掏出钱包埋单，然后冒出神来一句，“你面相很好，我相信你不是。”

我大脑出现一瞬间的空白，感觉自己在和外星来客说话。为什么他说的每个字我都懂，但是连起来却什么都没明白。

“留白，你接下来有事吗？或者我们去喝点东西。”他对我微微一笑，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先生，你不明白我是来干什么的吗？我只是乔叫来江湖救急的角色，现在乔已经和她的男友走了，我们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我干脆实话实说，因为我意识到，跟他说话，转弯抹角是完全没用的。他的思维很直线，大家最好不要客气来客气去。

“可是我今天是出来认识朋友的，我刚到上海，还没有一个朋友呢。”他又露出那种无辜的表情，“另外，我昨天开车给警察抓，所以今天是坐地铁过来的。”

“请问那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开始觉得云里雾里。

“乔说你是开车过来的，如果方便的话，喝完东西，送我去最近的地铁站吧。这里有没有 Starbucks？我很久没有喝咖啡了。”他还是微微一笑，好像我的一百零一号表情移植到他的脸上去了。

“我只去自己熟悉的咖啡店，我的车也停在那里附近。另外，我是打车过来的。我只开自己熟悉的路，到市中心我会打车。”

“我们也可以打车过去。为什么不把车开到这里？你不识路？”他饶有兴趣。

“不可以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那你会觉得认识我很开心。”他从袋中抽出一张地图，“我研究地图很在行，可以教你秘诀。”

二十分钟后，我带着莫名其妙的表情坐在自己最熟悉的咖